

家事

长长的路 慢慢地走

向勇 冯程 高原

家人

“爸爸，抱抱……”在郑海风怀里，即将3周岁的女儿彩虹背着粉红色的书包，朝着手机视频中的爸爸甘宜庆奶声奶气地喊着。

那天，是彩虹幼儿园开学的日子。甘宜庆与彩虹有约在先，第一天上学爸爸一定去送彩虹，然而他又一次“爽约”了。

“爸爸还在忙，等过段时间就回来看看彩虹啊。”郑海风安慰道。同样作为一名军人，郑海风非常理解丈夫的不易，只能尽自己所能去支持他。

2015年，在解放军原第210医院服役的郑海风去军人门诊检查身体时，遇到了在医院见习的甘宜庆。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，互相多看了几眼，她和甘宜庆便将彼此的模样默默藏在了心里。

缘分妙不可言。次年春天，经人介绍，两人再次相遇。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初次见面的情景，都惊喜万分。

那次，两人没再让缘分溜走。1年后，他们手挽手走进婚姻殿堂。尽管两人半个月才能相聚一次，一起做顿饭，一起逛街，他们仍然感受着属于他们的幸福。

一天，甘宜庆接到通知，他所在单位要移防至千里之外。当时，郑海风刚有身孕。甘宜庆几次想把这个消息告诉郑海风，可每次话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后来，眼看着移防临近，甘宜庆只好鼓足勇气告诉郑海风。

“家里有我，你放心。”郑海风回答得很镇定。作为军人，她理解移防的重要性。作为军嫂，她知道自己应该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。

郑海风越镇定，甘宜庆越觉得内



左图：今年2月13日，中国第七批赴马里维和警卫分队军医甘宜庆在为当地群众义诊。



右图：今年春节期间，郑海风在医院门诊担负疫情防控值班任务。这是她结束一天紧张的工作后，对着相机给自己鼓励加油。

疚。尽管领了结婚证，但他还没来得及给她一个像样的婚礼，现在又要让她怀着孕独自一人生活。

移防后不久，甘宜庆和郑海风挤出时间举办了婚礼。两人从大连到长春，接上郑海风的父母，再马不停蹄地赶到甘宜庆山东老家举办婚礼。尽管一路风尘仆仆，却因为格外珍惜短暂的相处时光，别有一番幸福滋味。婚礼一结束，他们很快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。

二

2017年年底，彩虹出生了。甘宜庆驻地离家很远，照顾孩子的重任只能落到郑海风身上。

彩虹8个月大的时候，甘宜庆作为医护人员赴俄罗斯参加演习。

一开始，郑海风和甘宜庆每天都会通几分钟电话，互相报个平安。后来有几天，甘宜庆打电话经常没人接，偶尔郑海风接起来，也是简短的几句话。“家里不会出事了吧？”甘宜庆放心不下，便委托还在上学的弟弟甘宜峰去家里看看。

甘宜峰在医院见到了嫂子郑海风。她整个人憔悴了很多。

原来，就在甘宜庆出国不久，郑海风的母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。那段时间，郑海风一边在医院照顾母亲，一边还要抽出时间回家照顾彩虹，每天不是在医院，就是在往来的路上……

那天，郑海风再三叮嘱甘宜峰不要告诉甘宜庆，她不希望他分心。甘宜峰只好当着郑海风的面，拨通了哥哥的电

话，报了“平安”。甘宜峰想留下来帮忙，但还是被郑海风“赶”走了，并再三叮嘱他回学校好好学习。

由于癌细胞已经转移，做完化疗的母亲一直在脱发。郑海风只好骗母亲：“头发让机器烤焦了，再长出来就好了。”一向爱美的母亲接受不了，郑海风便到商场给母亲挑选了漂亮的发套。还有一次，郑海风去打饭的间隙，母亲在病房活动时摔倒了，动弹不得。郑海风回来后吓坏了，赶紧去扶母亲。母亲体胖，郑海风抱不动，急得直哭，好在有人闻声赶来搭把手才把母亲抱到床上……

那段时间，每次看到甘宜庆打来电话，郑海风的心里都非常矛盾，她想接，又不敢接。她怕控制不住自己脆弱的情绪，也怕心细的甘宜庆察觉自己不对

劲儿，让他替自己操心。

直到回国后，甘宜庆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。他知道妻子一个人承担了太多，心里一定很委屈。他想安慰她，可话到嘴边却又忍不住责怪郑海风没有早点把事情告诉他。

“你是为国争光，手里的奖章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。”郑海风懂甘宜庆的心意，盯着他认真地说道。

三

有人说，军人的爱情常常充满时间和距离的考验。

2019年5月，甘宜庆赴马里维和。出国前，甘宜庆完成了近半年的封闭集训。维和期间，甘宜庆和郑海风只能抽空视频通话。但由于境外信号不稳定，再加上时差的缘故，两人经常无法联系上。

今年春节前后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。甘宜庆和郑海风虽相隔万里，但身上都肩负着医护任务。一次视频聊天时，看到视频两端的彼此都穿着防护服，两人笑着说，他们居然有三套情侣装，分别是军装、白大褂、防护服。

郑海风接到抗疫任务后，能够照顾彩虹的时间就更少了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将远在山东老家的婆婆接来帮忙。可没过多久，甘宜庆的外公突发脑出血，郑海风只好又将婆婆送回老家。一时间，彩虹又没有人照顾，只能托付给邻居。

那段时间，每天一大早起床，郑海风先把女儿送到邻居家，再匆匆忙忙去上班。到单位以后，郑海风要全副武装开展抗疫工作，工作结束后，来不及休息，她又得赶回去接小彩虹回家。有一次，郑海风去邻居家接彩虹，还没进门，就听到彩虹哭着说：“我要去妈妈医院，我想妈妈。”郑海风听到后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每当彩虹拉着妈妈的手，问爸爸在哪，哪天回来的时候，郑海风就告诉她：“等你快上学的时候，爸爸就回来了。”后来，每次彩虹想爸爸了，就背起书包，拉着郑海风的手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去幼儿园，到时候我就能见到爸爸了。”

受疫情影响，原定5月份结束的任务延期。8月13日，在离开祖国450多天，甘宜庆回国了。

那天，一家人终于团聚。

一路走来，在郑海风看来，爱情是两两相扶，彼此守护。深深的话，浅浅地说，长长的路，今后慢慢地走。

藏起来的勋章

张修山

休假离队前，我小心翼翼地将叠好的军装和三等功奖章打包到行李箱内，准备回家时向家中的老兵们汇报。家里人算上我，总共有6个人当过兵，姥爷则是我们中兵龄最长的老兵。

姥爷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。我从小听母亲讲姥爷是上过战场的英雄，得过许多军功章，但我从没见过那些勋章。姥爷把它们藏得严严实实，红布包着，箱底压着，柜子锁着。每当我央求他想看军功章时，他总是慢慢卷起裤腿，露出两条乌漆的小腿，说：“这就是我最好的军功章。”

1950年临近冬天，姥爷跟随志愿军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，从江浙水乡来到寒冷的鸭绿江边。战事紧急，姥爷和战友们穿着单衣匆匆奔赴前线。在长津湖的冰天雪地中，姥爷和战友们一动不动趴在密林积雪中，等待冲锋的号声响起。

姥爷的双腿便是在那时冻伤的，除了乌漆的皮肤，他的小腿走路时也仿佛和脚固定在一起，僵硬得像木头。平时，他穿长裤遮盖住小腿，或是把袜子提得很高，鞋子的前脚尖总是比后脚跟磨得厉害。

战争永不磨灭地印刻在了姥爷的脑海里。如今，93岁高龄的他，虽然有些糊涂，但说起参加过的战役时，他能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经过讲得清清楚楚。

“当年为什么想着去参军？打仗不害怕吗？”我曾问他。

“当时，村里人都积极报名参军，我也不能落下。那会儿，我还在上学，我就逃学去找部队。1942年去了一次，没找到部队，被老师领回家了。1943年我又跑去找部队，总算找到了……”满头银发的他，说起往事，眼角闪着泪花，目光却格外坚定。

2008年，我追随父辈的足迹来到军营。在这些年的军旅生活中，我无数次阅读过那些艰苦卓绝又伟大辉煌的历史，也多次作为教育者为他人讲述过那些浸染着革命先辈们鲜血的故事。我时常想起姥爷那双乌漆的小腿，内心满怀敬仰。

不过，自始至终，姥爷都没有把他的军功章拿出来给我看。

2015年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，姥爷所在的干休所组织拍照。他将那些军功章拿出来戴在胸前，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，努力挺直佝偻的脊背。年轻时像松树一样魁梧的他，随着岁月增长，身体越来越瘦削，老军装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。他精神矍铄，目光深邃地看向镜头，相机仿佛变成了穿越时空的隧道，让他重新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年纪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当时我正在参加集训，没能亲眼看到他的军功章。

等到再次休假回家时，我对姥爷“死缠烂打”，他总算答应。那天，他从衣柜最深处拿出那些红布包裹着的、带着一丝丝斑驳耀眼无比的军功章。当十几枚大大小小的勋章整齐地排列在我眼前时，我曾在脑海里预演了无数遍兴奋激动的样子并没有出现，而是安静地一枚枚拿起它们，仔细端详……

前段时期的一个周末，我一大早接到姥爷打来的视频电话。视频里，他穿着军装坐在轮椅上，特意把胸前一枚金灿灿的勋章拿到镜头前晃了晃。我定睛一看，纪念章上刻着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”字样。

姥爷又获得了一枚纪念章！今年年底，我因为在艰苦边远地区长期服役，将获得一枚卫国戍边纪念章。看到姥爷兴奋的样子，我笑着对他说：“您有我也有哦，以后咱俩比比，看谁的军功章更多。”视频那头，姥爷开心地笑了。

满月夜

邹文川

来新疆当兵后，我喜欢上了戈壁滩的满月夜。月光温柔地洒下来，通透而明亮，慰藉了我这颗游子的心。不过，有时候，我还是会想起故乡的满月夜。

儿时，我总期盼着满月夜，因为即使没有手电筒，母亲也会放心地让我出去玩。

于是，我们一群孩子在村头巷尾打闹着，一半嚷着要玩“躲猫猫”，一半嚷着要玩“老鹰抓小鸡”。把决定权交给猜拳吧，赢者一锤定音！

“躲猫猫！”

“躲猫猫”可是一门大学问。孩童在“猫猫”背身数秒的几秒钟里苦思冥想，眼睛一转，想到“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”。于是，他轻轻地，轻轻地，躲到了“猫猫”身后的打谷桶中。“猫猫”从眼前走过时，孩童屏住呼吸，心怦怦直跳。

在那不流行照相的年月，满月将打谷桶中的孩童定格。

趁着“猫猫”走远的空当，孩童蹑手蹑脚地挪动着步子，而后一溜烟儿跑到了村东的田野间去了。

走在田埂上，望着满月，会感到莫名的心安。他索性寻一干燥的梗子席地而坐，像模像样地赏月。满月泛白，果真像白玉盘。风微微抚动，云雾随之，犹如仙境。望月的孩童像是喝了半斤米酒，脸微泛红。那时年纪还小，尚不知杜甫有诗——月是故乡明。只痴痴望着，望着，丝毫没有察觉“猫猫”已到了身后……

一惊一喜的两人在追逐中回到庭院里，听爷爷讲故事。“猫猫”说，其他伙伴都到齐了，就差你一个。月光包裹着爷爷沧桑又温和的声音，就连蝴蝶也听得入迷，忘记了歌唱。

故事还没有听够，母亲就来唤了。孩童们往村落的零星灯火处散去前，约定下个满月夜还在老地方见。

后来，不知道又过了多少个满月夜，孩童们都长成了大人。在某个满月夜，他们把那座小村庄的满月夜装进了远行的背囊。

渐渐地，他们散落在四方，依旧期盼满月夜，却又在心里永远装着故乡的“满月”。

故乡情思

家庭秀

我是你小小的岸

再见 爸爸
我亲爱的洁白的浪花
你是被蓝天和大海紧紧拥抱的幸福的人啊
我多想长出翅膀
像海鸥那样落在你的肩头歌唱
你不要回头
我怕泪珠模糊了大海的双眼
你不要回头
你知道的
不管走多远
我都是你
小小小小的岸

李志配文

送爸爸远航

江尚燕(7岁)

第一次送爸爸远航，是2015年。那年，我2岁，以为要去旅行，我开心极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，那里有细细的沙砾、清澈的海水，不远处还有威武的军舰。当爸爸的船队远远离开，我在码头不知所措地挥手，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离开我和妈妈？从此，爸爸去了哪里，我就梦到哪里。

第二次送爸爸远航，是2017年。那年，我4岁，上幼儿园中班了。在军港，妈妈告诉我，船身上有大大红十字的军舰，就是爸爸的船。爸爸和叔叔阿姨将要乘坐这艘船去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送医送药。虽然这一年，我与爸爸在一起才12天，但爸爸的爱，始终在我的心里。

第三次送爸爸远航，是2018年。那年，我5岁，已经是大班的小朋友了。还是在熟悉的军港，我望着熟悉的“和平方舟”，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我一边哭着，一边挥动着国旗为爸爸送行。妈妈安慰说，对于军人爸爸，远航是他的使命。而我这个小小海娃，已经成了“送行专业户”。这一年，我与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只有20天，其余300多天，每一次我想念爸爸的时候，都在想着他为什么远航？

第四次送爸爸远航，是今年春节过后。受到疫情影响，妈妈开车带着我，将爸爸远航所需的物品送到他的部队门口。隔着铁栅栏，我对爸爸说，你永远是我的大英雄。妈妈说，爸爸远航，虽然不在我们身边，但他和他的战友们用忠诚守护着和平，用大爱守护着我们。

如今，我有一个梦想，长大后当一名海军，像爸爸一样，乘风破浪，为国远航。

(江山整理)



图①：2岁的江尚燕在某军港送别执行“和谐使命-2015”任务的父亲。



图②：4岁的江尚燕在某军港送别随“和平方舟”号医院舰环非洲访问的父亲。



图③：5岁的江尚燕在某军港送别执行“和谐使命-2018”任务的父亲。



图④：今年，受到疫情影响，江尚燕在家中通过手机视频，为赴亚丁湾护航的父亲送行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brjt@163.com

卫肖虹摄
图片设计：孙鑫